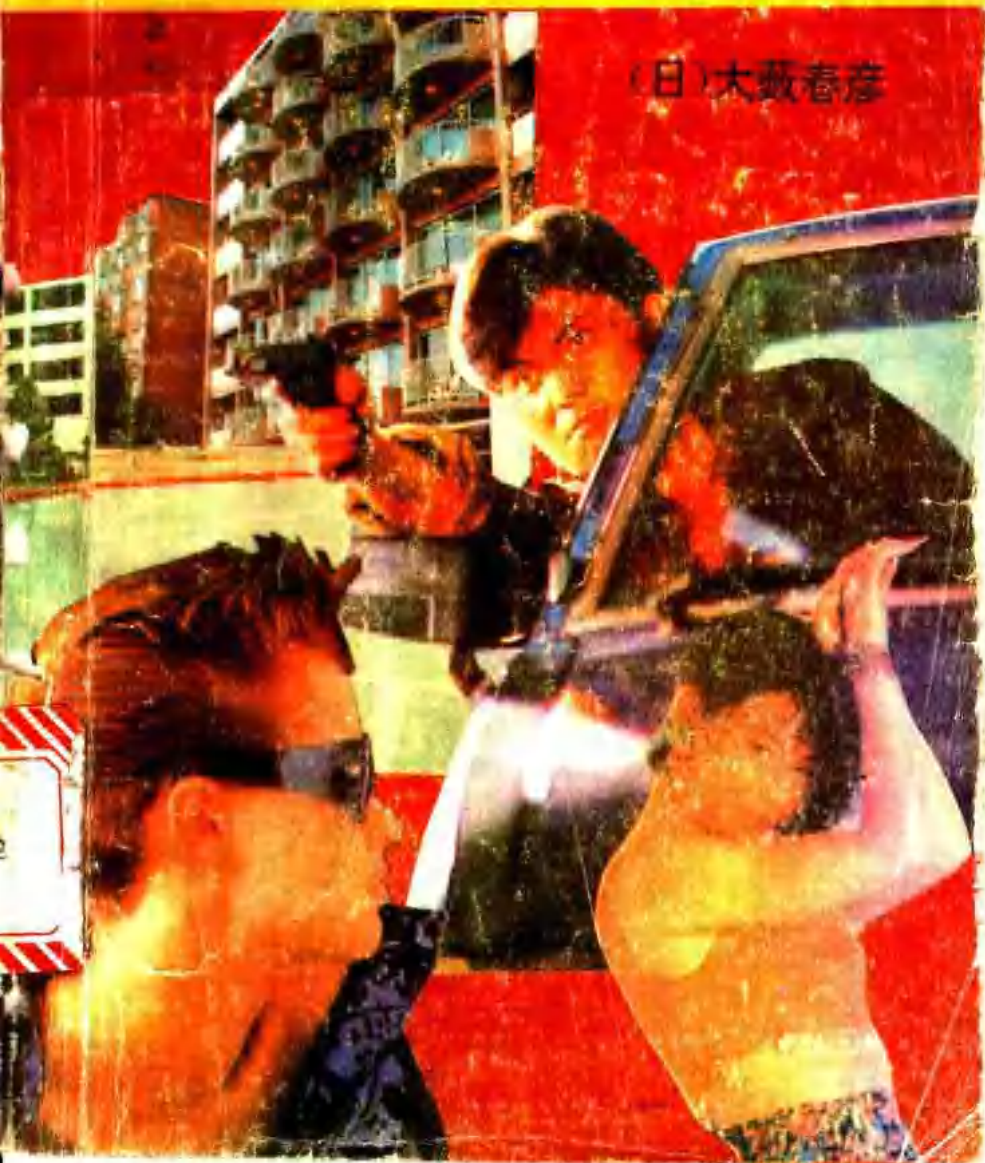


魂香血喋

(日)大森春彦



喋血香魂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二·北京

(京)新登字 093 号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外合资长河彩色印刷公司
制版、印刷

787×1092 1/32 9印张 220千字

印数:1—20000册

92年6月第一版 92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4-0798-3/1·242

定价:4.90元

内 容 简 介

海中冤魂二十年后依然飘荡,揭开了罪案真相,引起一连串的杀戮。海上保安厅犯罪搜查官关守充介独闯异国破案,历尽艰险,出奇制胜……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影把我们带入一个险象环生的境遇。三位美丽纯洁的女子被案情牵连成了凶手们百般玩弄折磨的性器,杀人狂、色狼般的匪徒们无休止地在女性身上发泄着淫欲,她们的遭遇惨不忍睹。官房长官平木幸盛窃取他国大量财宝,又假造沉船事件,杀入灭口,二十年后恶迹败露时,又将知情人或奸污蹂躏或奇其性命,手段残酷令人发指。搜查官关守充介为亡灵们昭雪,单枪匹马与恶势力殊死搏斗。

本书是日本著名硬派作家大藪春彦又一力作,情节惊险曲折,文笔酣畅淋漓,读后使你回肠荡气、不忍释卷。

目 录

- 第一章 大海之谜 (1)
- 第二章 魔鬼之爪 (38)
- 第三章 杀人淫床 (71)
- 第四章 财宝日惹 (116)
- 第五章 鬼魅魍魉 (146)
- 第六章 云遮的街 (174)
- 第七章 生死决斗 (214)
- 第八章 棕熊毁灭 (256)

第一章 大海之谜

1

由霸空港起飞的定期航班，于午后四时抵达东京羽田机场。羽田机场一片嘈杂。

寺田绫子找到了机场大厅的公用电话亭。

绫子身上带着拍摄完毕的胶卷。这种胶卷称作 E·R·ASA64，为深海摄影专用的胶卷。目前，只能在东洋冲印所冲印。绫子要找的冲洗师正巧不在。她只的提上行李朝单轨车站走去。赶回调布市的私宅已是夜间了。这是一栋小巧别致的商品住宅。绫子走进房间后，立即打开了所有的窗户。房间已紧闭了十来天，里面残留着夏天的湿气。绫子动手打扫房间，干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才感到饥肠辘辘，赶紧开始做饭。这时，她发现似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果然身后站着一个人。绫子不由大吃一惊。她不明白这人是怎么进来的。他站在正准备晚餐的绫子身后，好象盯视了许久时间。这人正值中年，目光阴沉。绫子抓起了菜刀握在手上。她想大声呼救，不知何故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过度的惊慌使她丧失了呼救的能力。绫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看到那家伙又往前走了一步。绫子吓得往后退去，身子贴到了厨房的水池子上，手里的菜刀直挺挺地对准对方。那人飞起右腿踢飞了绫子手中的菜刀。只见菜刀落在地板上，深深地扎了进去。几乎同时，绫子的腹部挨了重重的一拳，还没等她倒在地上，就失去了知觉。待绫子醒来，她的双手已被捆在背后，躺在塌塌的地板上。

壁龛里挂着一幅挂轴。一枝细细的树枝插在花盆里，树枝上站着一只皮毛装填起来的麻雀。给人带来冬天的印象。周围没

有一丝动静，听不到街上的噪音。绫子用神经探测着自己的身体。她想自己一定被那家伙凌辱了。她挣扎着摆动起身体来看看自己下身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还好，没有被奸污的迹象。三角短裤还穿在身上，股胯间没有污辱紊乱，脚脖子也被捆上了。手脚都捆得很紧，无法解开。绫子咬牙挺着。只有嘴是自由的，但她没打算呼喊。喊了也不会有人来救她。死沉沉的寂静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喊声能传到外面的话，他们一定会堵住她的嘴。头部的钝痛就象是晕船的感觉。她明白这可能是被他们灌了什么药物。绫子睁大眼睛看着头顶的电灯。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她隐隐记得是不到九点时被袭击的。听不到周围一点动静，大概是过了深夜吧——他们会不会杀我？恐惧猛地占据了绫子的心带。她不知道是被什么人抓来的。但她却大致估计到是为什么事遭绑架的。这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进来的正是袭击绫子的那个男人。他的脸上肌肉就象被削过似的，棱角清晰。他默默地站到了绫子身旁。绫子也无声地抬头看着他。那人阴沉的目光由绫子的脸上移到了她的裙子下边。绫子身上掠过一阵冷颤。她知道自己的大腿露在外面，那人的目光就死死盯住了她的大腿。

绫子身止的绳子被解开了。那人在她对面坐了下来。“讲讲吧？”男人第一次开口说话。“讲什么呢？”绫子的声音在发抖。“你丈夫知道了多少？”男人的口气十分稳重。“你说的什么我根本不懂，快放我回去吧！”“不会让你走的。”男人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要杀我吗？”“大概是吧。不过，这可要看你自己了。也许不用杀你就了结了。”男人抽出一支香烟。“我丈夫在冲绳本岛西南七十七海涅、东经一二六度二十五分、北纬二十五度三零分的海底发现了‘南海丸’号。他用深海摄影专用胶卷拍下了这艘沉船。那种胶卷只有东洋洗印所能够冲洗，所以他交给我先带来了。我

决不隐瞒，求求你们不要杀我。”绫子恳求了。“胶卷已在我的手里。”“那么，你们冲洗出来看看，到底拍了什么，我丈夫发现了什么就一目了然了。”“我会冲洗的。”“我决不向警察报告，你们饶了我吧，放我回去。”“寺田贤吾到底知道了什么？”“……”“你想好了。这一段时间你就属于我的了。不老实说就给你用刑。但我暂时还愿意那么做。”男人说话时脸色没变。“真的不能放我回去吗？”“是呵。”“……”“把上衣都脱下来！”那人是声音略微有些变化。绫子默默地看了一会儿面前的男人。她明白只有服从对方为上策。他已经清楚地告诉了要杀掉她。看得出来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破坏他的兴致无异于以卵击石。上半身的衣服都脱下来，露出了洁白的肌肤。“噢，好漂亮的乳房！”绫子闭上了眼帘。对自己的身体绫子是绝对自信的，因为她刚届三十，肌体丰腴，风姿绰约。“不要急着找死！”那人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绫子直挺的乳房。“是。”绫子依然紧闭双眸点了点头。“我知道的全部告诉你。我的身体也奉献给你。只是求你不要杀我。”“好吧。”“丈夫对他父亲的死一直抱着疑问，他从东京水产大学毕业，作为研究员到摩纳哥海洋研究所进修了二年。这是曾培育了伟大的海洋学者库斯托的研究所。丈夫到这家研究所进修，就是为了找寻沉没的‘南海丸’号，解开父亲死去之谜。丈夫的父亲寺田洋佑是一九五八年担任了‘南海丸’的雇佣船长，在此之前一直在海上保安厅供职。在他当上‘南海丸’船长之后的一九六零年十月，由于‘南海丸’的沉没去世了。‘南海丸’是承担与印度尼西亚贸易的商船。寺田洋佑死后，其余三名船员死海余生捡得一条活命。丈夫又听说了这三名船员在不到两年内由于交通事故和在海边礁石上钓鱼被海浪卷走淹死的消息。于是，他开始动手调查。”绫子讲话时一直闭着眼睛，那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绫子的乳房。随着绫子讲话时的气息，乳房不时微微的晃动。

绫子的上身太美了。洁白细嫩的皮肤宛若凝脂，放出近乎透明的光泽。一绺秀发顺着前额斜斜地垂下，恰到好处地描衬了她那姣美的脸庞。眼梢儿略略有点斜吊，倒也浮荡着女人特有的妩媚。只是嘴唇干裂，脸上毫无血色。

一切声音都静止了。绫子在死一般的沉静中趴在地板上。她全身赤裸着，是在男人的威逼下自己动手脱下的。男人的手从臀部伸到了下身的秘境，长时间抚弄取乐。绫子的双膝跪在地上。两手支撑忍受他的兽欲。男人没有告诉他的姓名，但绫子知道对他只能是服从，她已是走投无路，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以身体取悦对方，免使对方萌生杀意。她要忍受他兽欲的屈辱。在忍耐中也许会出现转机。“喂，怎么样，跟我没错吧？”男人的声音很低。看得出那人十分惬意、自信。“是！”绫子不得不回答。

绫子把她所知道的事全吐了出来。寺田洋佑死的时候，丈夫贤吾才十五岁。遗体没能找回来。连沉没地点都不确实。只有没有装载巨额财宝，一般不会打捞沉船。再说“南海丸”已经老朽，本来只不过是一般中型货船，运货吨位不超过八百。“南海丸”往印度尼西亚运送蚊香、铁纱门、窗等杂货。运回来的货物也极为普通。贤吾对父亲之死开始怀疑，是由母亲的话引起的。

父亲以前曾是海上保安总部第三管区的警官。有一天他突然辞去了海上保安厅的职务，改任“南海丸”的雇用船长。

母亲说这事太奇怪了。他没有辞去海上保安厅的工作，去做一艘老朽船船长的理由。而且一再叮嘱不要告诉任何人自己曾在海上保安厅干过。寺田是个守口如瓶的人，除此而外没再给母亲吐露一句实情。母亲对父亲工作的突然变化，疑窦丛生，更没想到他竟遭难身亡。贤吾懂事后，又续承了母亲的疑惑。

他留学于摩纳哥海洋研究所，这是一所在海洋工学方面享誉世界的研究所。贤吾在该所攻读研修了海洋学。回国后贤吾

即开始了对父亲死亡真相的调查。母亲这时也已离开了人世。“南海丸”上曾有八名船员。在海滩事故中有三人死里逃生。贤吾首先四处找寻这幸存的三名船员。可这三人在两年内都由于各种突发事故死掉了。

贤吾进了政府机关的海洋调查研究所。

摩纳哥海洋调查研究所所属的科学考察船，为了解日本海沟的结构将来日本访问。团长正是贤吾从师的海洋学家的瑟夫·R·库诸先生。

于是贤吾被派遣去库诸的考察船协助工作。库诸早听贤吾介绍过，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此行不惜全力帮助调查“南海丸”的沉船位置。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考察船。他们将整个海区划分成围棋棋盘的方格一般，细致探索，最终找到了沉没地点。

贤吾潜水到了七十米深的海底。一举拍摄成功。然而贤吾在海底陷进危地，被救上水面后进了减压舱。

于是绫子担任了去摄影冲印所运送胶卷的任务。绫子所知道的就是这些。贤吾也不可能知道得更多。不过，他是否知道胶卷上摄影的内容，那是另一码事。

听完绫子的招认，男人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是吗？嘿，你真美！”男人色迷迷的眼睛充满了得意。“是，”“这个女人就是美呀。”“是。”绫子依然跪在地上。男人的双手在他全身粗暴地蹂躏。她在心底呼喊着：“不！我是被暴力胁迫的。他强行绑架了我。又威胁我，还要如此残忍地玩弄我。”她为自己羞愧，又在心底为自己辩解。然而，在这深不测底的魔窟，作为女人她又是软弱的。

男人赤身裸体地站在她的面前。绫子忘却了羞辱，象淫妇似地取悦他，男人只是低头默默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绫子作得那

么认真，又是那般温顺。她将极度的恐惧化作了女性的妩媚。一心为面前这冰冷残暴的男人作乐。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主宰自己命运的也许就是面前男人这丑恶的性器。

她不了解这个人的性格。虽说他的言谈举止倒还温文尔雅，但内心世界一定是冷酷无情的。他的神情中潜藏着不可违悖的意志。看得出他的体魄格外健壮。四肢没有一点软弱的地方。绫子担心自己最终还是会被他杀掉。

她到现在都没搞明白自己是落在什么人手里。然而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他与“南海丸”的沉没有着极深的关系。“南海丸”沉没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至今它的沉没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包藏着什么样的犯罪动机，早已无从追究，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也失去了约束力。但是此人没有将目光从“南海丸”离开，这就证明了“南海丸”在沉没时就隐匿着随时间流逝也消除不掉的秘密。因此，很难想象他会放掉绫子。如果放了绫子，他必然会遭到警察的追究。这么一来“南海丸”的隐秘也会随之暴露。他在绫子面前毫无掩饰的表现，也说明了他决定要杀掉绫子。男人将他的臀部伸到绫子面前，绫子很快明白了男人的用意。屈辱充满了心间，但她为了获取求生的一线希望，将屈辱埋在心底去伺候男人。

过了好一会，男人开口了。“喂，感觉怎么样啊？”“我已想好了，我会使你快乐的。”“我是问你的心情如何。”“是，很好！”男人是想了解绫子此时的心境，用暴力去胁迫这么一个弱女子，她只能做他的奴隶，他是要了解掉进陷阱的女子在男人蹂躏下的心境。他想知道女人此时是真心献身，还是以身体相奉在威逼下当场作戏地对他敷衍一番。男人知道在种种肉体的刺激下，她的身体能兴奋起来，但内心如何呢？他就不得而知了。“告诉我，你在我面前有没有兴奋感呢？”“真的，我很兴奋，我是真心喜欢你。”

“噢，喜欢我？为什么？”“你、你太强壮了。女人都想让强健的男人爱抚……”“是吗？”“你就随意地用我的身体吧！我是属于你的了。”的克，绫子想让他蹂躏自己。只要他能保证不杀自己，绫子会把屈辱变成欢乐，也不想掩饰这个素不相识的人粗暴地奸污后换来的欢乐。

“现在还不能说杀不杀你。要等胶卷冲洗出来以后，看你们到底拍了些什么。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我们的内容，就先干掉你的男人。就算不杀你的男人，也不会让你回到你男人的身边去。到时候将把你卖到什么地方去。根据胶卷的内容，也许会将你和你的男人一起杀掉。”“……”“？兴奋消失吗”“唉……”绫子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趴到地上！”在那人的命令下，绫子无声地趴到地上。男人从她背后扑了上来。一般被虐待的火焰腾地变成了强烈的憎恶。现在看来，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不管自己怎么做都会被杀害，或是被当作牲口似的卖掉。就是这个男人把握着自己和丈夫的生命。

男人故意用缓慢的动作恣意折磨着绫子。她在被绑架后，第一次淌下了凄楚的泪水。她为自己和丈夫同时被套上了颈圈而感到悲哀。“挺伤心的吧？”男人不怀好意地问她。

2

寺田绫子跌进了绝望的深渊。

她全身赤裸裸地在床上被捆绑成一个大字形。嘴上贴着包装用的牛皮胶纸。现在她连眼泪都流干了。男人出来后过了好几个小时。时间已接近中午。隐约听到街市上的杂音，但窗玻璃罩上了厚厚的幔，外面的世界被隔绝了。

绫子最终对那男人屈服了。在他长时间的肉体折磨下，她尽管心底深处在滴血，在挣扎，在呼唤自己不要委身给这个宣告了

要杀死自己和丈夫的恶棍。但她还是屈服了。

她完全依从了那个男人，使他自由自在地侮辱了她圣洁的身体。男人极端恶毒地折磨着绫子的肉体。而她则抽泣着，像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他宰割。

绫子还和他一起冲了淋浴，然后他把她抱在怀里躺在床上。临睡前，他掏出手铐套在绫子左手上，手铐的另一头则固定在床架上。男人很快鼾声如雷地进入了梦乡。而绫子却转反侧难以入眠。手铐深深地嵌入肌肤里，身子不能动弹，痛苦咬噬着她的心。绫子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上的台灯上，她真想抓起来抓起台灯朝身边的男人头上砸去，再逃出虎口。无奈台灯摆得太远无法摸到，绫子左思右想，过了许久才朦胧入睡。

一觉醒来，绫子发现自己的右手竟伸到了男人的下部。她轻轻地抚弄着那男人的身躯，使尽了女人的温柔，只求通过自己的努力唤起男人的人性，从而使他改变了主意。她为自己的命运在心底哭泣。

男人也醒了，他猛地把绫子的身子搬平，像饿兽般地扶到了绫子的身上。绫子嘴里不停地发出昂扬时的呻吟，对男人使着媚态。

天亮后男人离开了。出门之前他取出绳子将绫子捆成一个大字。他捆得那么狠心，使绫子除脸部外能做做摆动一下之外，全身一动都不能动。不久绫子就觉得血液近于凝固、全身麻木了。这就使绫子彻底醒悟了。刚才那家伙是一个没一丝怜悯心的魔鬼。

“我就要被他们杀死了吗？”绫子静静地看着天井。

胶卷只用两天就可以冲洗出来。或许自己的生命只有这么两天了。丈夫只字未对她提起胶卷上的内容。他是没来得及讲。在海底他遇到了麻烦患了潜水病、一出海立即被收容到了减压

舱。约瑟·夫·R·库诺教授安慰她不会有什么，用不着担心。但丈夫至少会在减压舱呆一、二天时间。

绫子去冲绳取胶卷是事前约定的。

“胶卷上到底摄了些什么呢？”丈夫搜寻的是父亲的遗体。当时的报告书上称：“南海丸”是夜间十二时由于主机故障使机舱漫水沉没的。生还回来的船员向海上保安厅提供的证言说“当时波浪汹涌、顷刻间就沉没了。船长当时正在船长室休息呢。”

我丈夫正是要寻求父亲的遗体。不用说遗体到现在肯定化为一堆白骨了。但父亲在去世三年前曾由于左骨锁骨骨折做过手术。病历上记载着是用钢丝连接的锁骨。那么只要发现钢丝，就能断定是父亲的遗骨。也许还能根据遗体的状况找到蛛丝马迹，那时候就可以证实“南海丸”究竟是不是像报告书上的理由沉没的。“父亲的遗体发现了吗？”绫子希望没有找到，希望胶卷上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摄到。同时，她祈祷着男人饶恕她，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绫子不愿意死，不想让他们杀掉自己。

什么地方传来响声。绫子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这响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像是在隔得较远的房间开门关门的声响。绫子想也许是那男人又回来了。

不久，脚步声离卧室越来越近了。进来的是另一个三个左右的男人，这人进来后看着赤条条绑在床上的绫子，停下了脚步。

男人注视了绫子许久，就像是下了决心似地走到绫子身边俯视着她的下腹部，脸上透出了紫红色。

绫子恳求他救救自己。由于嘴被封死了发不出声来，只有脸部在微微地抽动，她拼命地摇动着脑袋。

然而男人无视她的意愿。通红的面孔一直死盯盯地对着绫子那裸着的身子。男人的表情逐渐狰狞起来。由于绫子在床上被捆作一个大字，她的全身无遮无奈地暴露在男人的面前。她觉

得男人的视线像利刃一般直刺她的身体内部。

男人还在盯视着绫子，同时伸出手抓住了她的乳房。他的表情显得更加残忍了。两手抓住绫子的乳房死命地搓揉。他用了那么大的劲。一阵激痛使绫子流出了屈辱的泪水。男人喷到她身上的呼气是那般沉重。绫子闭上了眼睛。

~~——绫子知道男人的性欲是怎么回事。更何况一个活生生的女人被剥光了衣服捆住了手脚摆在他的面前。他可以任意蹂躏。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他不用任何收敛。~~

男人呼吸愈来愈重，简直像一头被蒙了红布的牦牛般狂暴了。

等他泄完了兽欲以后，绫子又不停地摆动脑袋反复请求。男人撕下了贴在绫子嘴上的厚胶纸。

“求求你了、让我上厕所去。”“好吧！”男人点头后，穿好了自己的衣服，这才解开绫子身上的绳子。绫子进了厕所，男人也跟了过来。厕所的窗子上没有窗帘。从窗口可以看到街市的一部分。远处，有一片亚白色的高楼群。绫子觉得这似乎不像是日本的风景。男人站到窗子前面。

绫子就在男人的注视下方便完了。她流着泪水。

在走出厕所的走廊上，绫子猛然扑通跪到在地上，她的额头擦在地板上恳求男人救救她。“求你了，救救我！”绫子一边哭一边哀求着。“不行！我没这个权利！”男人的口气十分冷酷。“你要我怎么谢你都可以，我这一辈子都为你报恩。求你了，求你了！救救我吧。”绫子扑上前去抱住了男人的大腿。“我不是说过不行吗？夫人！”男人一把抓起绫子的头发。

绫子又被拖回了房间摔倒在床上，男人又毫不留情地像刚才一样把她紧紧地捆在床上。“这也太可怜了，你已经无可挽救了。”“为什么？为什么呀！”“这只怪你的运气大糟了，你注定了要

被我们干掉。我想你是不会活着出去的。”“……”“不过，你太漂亮了，太迷人了。要是可能的话我真想让你跟我生活。”“你就娶了我吧！你带我逃出去吧，啊！我会服侍你的，我的整个身体都可以属于你。”

“不行啊。”男人抽出一支香烟点上了。“是你男人的固执，才使你这如花似玉的人儿受此折磨。不过你男人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要恨，你就恨他吧。”男人说着就势坐在床沿上，绫子的目光对着天井。她感到眼前的视野骤然间变狭了。似乎整个世界都容不下她的存在。……

八月末，一小股低气压横穿东京。低气压似乎暂时带去了酷暑。

寺田贤吾在狂风大作之前赶回了调布市的住宅。住宅的大门都没有锁，妻子自然也不在家。他已经感到了绫子的失踪。绫子带着深海摄影胶卷飞离那都市，是五天前的八月二十五日。

翌日黄昏时分寺田就出了减压室。出来后他就用船上的电话挂到了自己家里，绫子不在。当天半夜，他又挂了两次电话，依然没人接。寺田顿时感到了异变。

其实就是寺田不往家里挂电话，绫子到家后也应该打电话给他。因为绫子在上飞机前一直对寺田进减压舱的事牵挂不已。然而绫子没有打来寻问安否的电话，这与以前的绫子相比叫人感到意外。不可想象。

由于船舶电话的发达。从陆上的任何一地都可以自由地挂到船上。所以绫子不是无法联系。寺田出于无奈又给东洋照片冲洗所打电话寻问。对方回答根本没有收到绫子送来的胶卷。看来事情的确有些。绫子的失踪使寺田骤然感到一层危险。于是寺田急忙告别了摩纳哥海洋研究所的日本海沟调查团。心急火燎地赶回了东京调布的私宅。

房间连门都没锁。准备了一半的食物原封不动地摆在厨房。寺田匆匆地检查了一遍房间，并没有发现搏斗过的痕迹。绫子穿到冲强去的牛仔裤等衣物脱下来放在洗衣间。由此可以知道绫子确实回家了，并且换过衣服。提包不见了。不用说也没有找到托付给她的胶卷。寺田心神不定地坐到桌子边上。

他独自斟了一杯威士忌酒饮了起来。

他苦思冥想地在脑海中寻找绫子失踪的理由。又全都否定了。他也想到绫子会不会有了相好的男人。绫子今年刚刚三十。她那沉鱼闭月般的容貌肢体，看去就叫人动心。寺田常为自己娶到绫子感到自豪。如果绫子有了那种想法，男人会成群地涌过来求爱。就算她有了相好的，她也应该把胶卷送到冲洗所去呀。因为绫子知道胶卷对寺田来说是何等地重要。

“是胶卷的原因吧。”寺田自言自语地猜着。看来只能解释为胶卷中潜藏着难以捉摸的恶梦了。寺田摄影成功的“南海丸”是一九六〇年沉没的。二十多年来没人对沉船问津。人们认为追究“南海丸”这艘老船的沉没毫无价值，甚至连沉没地点都不确认。它就像被人遗忘的一片枯叶，唯有寺田对此耿耿于怀，执拗地要探索其中的隐秘。

这次去“南海丸”是想试图搜寻父亲的遗骨。当然他也想过要解开父亲之死的几个疑团。然而毕竟是沉没了二十多年，很难说能不能顺利找到沉船收回父亲的遗骨，而对解开沉船之谜，寺田几乎已经绝望了。

然而有人却注意到了寺田搜寻“南海丸”的行踪，绫子的失踪使寺田意识到了处境的险恶。本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事实是绫子已经进过家，换了衣服，收拾过房间，还准备了进餐的食物，她是做了一半失踪的，还带走了装有胶卷的提包。她是被人邀出去的，只能这么认为了。